

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 (文墨本)

定西笔记

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
(Wenmo Ben)

Dingxi Biji

贾平凹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写作也真有趣，年轻的气范，显得
青秀，年轻大子是深沉，年轻时是
阳光是一满带着唠叨。我所
写都是我写的，一棵树儿，一棵树儿
苍而坚硬，可它都是一棵树儿之
为这棵树儿是这1个品种，它生
多雨，你写什么花儿你写什么
花儿的时候，没有让我小孩
一辈子的责任。文字也是这样，我的
写着这个时代，既然是写作的，
，笔是第三只手，人和文尽力
写过去，再继续写下去。

2013年3月2



贾平凹

散文典藏大系 (文墨本)

定西笔记

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
(Wenmo Ben)

Dingxi Biji

贾平凹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西笔记/贾平凹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4

(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

ISBN 978-7-5396-4390-8

I. ①定… II. ①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7260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刘景琳

出版统筹: 韦 亚

责任编辑: 张 磊

装帧设计: 丁 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 65859128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250 千字 插页: 9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0 元(全七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贾平凹

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了这套散文，我看了一下目录，一半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一半是近二十年来写的。我没想到竟还写了这么多。如果读着散文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的真实，那么六十年里，~~在这样~~在这样的时代里，在这样的土地上，我经历了什么，思考了什么，悲苦或快乐，激荡或隐忍，是喜和心迹全在里面，是我的人生。

现在经常有人问道：你认为哪一时期的散文好呢？这我难以回答，说：都好吧。或者说：都不好。当年轻而刚毅，年轻就是发愤，一切都敏感，写作的欲望如夏天的云，稍一响动，它就落雨，又讲完是起承转合，是锤句炼字，是优美，是灵动，你读着别人读了说：哇，有才气呀！还可能把笔记本上摘录的几句。而年岁慢之老起来，激情是少了，只是写先这一部长篇后和又写另一部长篇前之间陈年许多想写成散文的东西，琢磨琢磨觉得意思不大又不提了，而反写就写自己在生活中~~那些~~那点真正的心得，能够便告，不长就短，似乎再没什么风头豹尾，

图
图图图，一锅，
组大了是累，年轻时
有词有韵之即领，
以回答都好，因
嫩而柔软，入冬中
以以回答都不好，
长的土瘠水少，又
硕果呢？！

我当年回老家
而去，我说：一辈人
生命在这块土地上
写好我该写的，
诚的，真情的，几

定西笔记



杂事如同手机，烦死了它，
又离不得它，被它控制，
日子就这么在无聊和不满无聊的苦闷中一天天过去。

序

贾平凹

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了这套散文,我看了一下目录,一半是三十多岁写的,一半是近二十年来写的。我没想到竟还写了这么多。如果说散文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的真实,那么六十年里,在这样的时代里,在这样的土地上,我经历了什么,思想了什么,悲苦或快乐,放荡或隐忍,足迹和心迹全在里边,是我的历史。

现在经常有人问道:你认为哪一时期的散文好呢?这我难以回答,说:都好吧。或说:都不好。当年轻的时候,年轻就是梦想,一切都敏感,写作的欲望如夏天的云,稍一响动,它就落雨,又讲究要起承转合,要锤句炼字,要优美,要灵动,企望着别人读了说:哇,有才气呀!还可能在笔记本上摘录那么几句。而年龄慢慢老起来,激情是少了,又多是在写完这一部长篇后和又写另一部长篇前的间隙里,有许多想写成散文的东西了,琢磨琢磨觉得意思不大又不想了,而要写就写自己在生活中那点真正的体悟,能长便长,不长就短,似乎再没什么凤头豹尾,囫囵的,一锅煮。写作也真有趣,年轻时是花,年纪大了是果,年轻时是清秀,年纪大了是浑沌,年轻时是有词有韵的朗颂,年纪大了是一满家常着唠叨。我之所以回答都好,因为它们都是我写的,一棵树么,开春枝条嫩而柔软,入冬

枝条苍而僵硬,可它却是一棵树。之所以回答都不好,又因为这棵树就是这么个品种,它生长的土瘠水少,又多风多雨,能开了什么艳花能结了什么硕果呢?!

我前年回老家为父母修坟的时候,没有让我的孩子们去,我说:一辈人尽一辈人的责任。文学也是这样,我的生命在这块土地上经历着这个时代,既然是写作的,就写好我该写的文章,笔是第三只手,人和文尽力合一,忠诚的,真情的,几十年写过来了,再继续写下去。

2013年3月22日

目 录

《贾平凹语画》序 / 1
《废都》再版序 / 3
《贾平凹长篇系列》序 / 5
吃面 / 7
荞麦园 / 9
我有了个狮子军 / 11
经过豆沙关 / 15
在《秦腔》首发式上的讲话 / 18
食神 / 20
沈从文的文学 / 22
生活一种 / 32
面对当下社会的文学 / 34
《贾平凹禅思美文》序 / 40
从棣花到西安 / 42
怀念路遥 / 46
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 49
钟国康 / 51
说铜仁 / 53
六棵树 / 55
天气 / 65
松云寺 / 66
药王堂 / 68
写给母亲 / 70

走了一趟崂山太清宫 / 73
一块土地 / 75
走了几个城镇 / 85
定西笔记 / 100
说棣花 / 161
又上白云山 / 173
不能让狗说人话 / 182
震后小记 / 185
武帝山记 / 190
说《黄河魂》 / 191
画家王金岭 / 192
小记怀一 / 195
寻找商州 / 197
《高兴》后记 / 199
《古炉》后记 / 222
《秦腔》后记 / 232
《浮躁》序言之一 / 243
《浮躁》序言之二 / 245
《带灯》后记 / 247
《怀念狼》后记 / 259
《土门》后记 / 263
《病相报告》后记 / 268
《高老庄》后记 / 275

《海风山骨——贾平凹书画作品选》序 / 281

关于写作 / 284

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 / 292

天气就是天意 / 295

《贾平凹语画》序

我有个熟人，官做到了副厅级，却热衷起写文章，曾一时在同僚中算是文人，到了文学圈里又被以官者敬着，颇觉风光。可几何时，他便沦为另类，两头都忌妒他，同僚们嫌他了酸味，文人圈也不爱了他的官气，结果，文章还是三流，官职再未得到晋升。

我弄起书画时，家人就要我以熟人为戒。我说：这不一样的，现在的作文和从政在思维上是难相通的，但文章和书画则从来同源；再者，人的能量也是大小之分，比如，狗只能看门，牛会耕地也会拉磨，最重要的是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看你的书画又作得怎么样。我这么说，家人就骂我狂妄。我再一次分辨，口锐者天钝之，我从不敢狂妄，只是我感觉里我还能书画，如果当初先不写文章肯定会从事书画的，你给我个十年二十年，我一定要枝生连理花开并蒂的。

给家人如此说，如立军令状，其实心里倒是吃劲，之后虽弄书画，但还是骨子里有尽数，以写作为主以书画为副的。

数年过去，书画并未分散写作的专注，书画而是被许多人肯定和喜欢了，愿掏钱购买。钱毕竟是一种诱惑，到后来，就成了卖书画为着写作了。我在书房中贴了告示：以文立身，以书画养家，买书者敬我，买书画者帮我，来的都是朋友，江湖故有道法。

社会上都知道了我能文章又会书画,有报刊就极力鼓动我发表一批书画再配上短文,于是在《文汇报》和《散文》上就辟了专栏。《文汇报》上的专栏短些,《散文》竟连续了两年,原本是受掙掇又乘好玩的性儿,没想还这么欢迎,出版社再要结集,那就结集吧。

真正要结集了,我倒惶惶不安,全然没了自信:这些文章可读吗?这些书画可观吗?或许,我是重蹈我那熟人之辙了,虽落个在作家里是书画家,在书画家里是作家的名分,却一尽平庸呢。

所以,读者你一翻此册,作者我就脸红了。

2003年8月20日

《废都》再版序

《废都》一九九三年出版，二〇〇四年再版，一隔十二个春秋。人是有命运的，书也有着命运。十二年对于一本书或许微不足道，对于一个人却是个大数目，我明显地在老了。

关于这本书，别人对它所说的话太多了！出版的那一年，我能见到的评论册有十几本，加起来厚度超过了它四五倍，自后的十年里，评论的文章依然不绝，字数也近百万。而我从未对它说过一句话，我挑着的是担鸡蛋，集市上的人群都挤着来买，鸡蛋就被挤破了，一地的蛋清蛋黄。

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废都》再版了，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没有笑，也没有哭，我把我的一碗饭吃完。书房的西墙上挂着的“天再旦”条幅是我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晚上写的，现在看着，看了许久。然后我寻我的笔，在纸上写：向中国致敬！向十二年致敬！向对《废都》说过各种各样话的人们致敬，你们的话或许如热夏或许如冷冬，但都说得好，若冬不冷夏不热，连五谷都不结的！也向那些盗版者致敬，十二年里我差不多在热衷地收集每年的各种盗版本，书架上已放着了五十个版本，他们使读者能持续地读了下来！

十二年前，《废都》脱稿的前后，我是独自借居在西北大学教工五号楼三单元五层的房间里，因为只有一张小桌和一个椅子，书稿

就放在屋角的地板上。一天正洗衣服，突然停了水，恰好有人紧急通知去开个会，竟然忘了再关水龙头就走了。三个小时后，搭一辆出租车回来，司机认出了我，坚决不收车费，并把我一直送到楼下，刚一下车，楼道里流了河，四楼的老太太大喊：你家漏水啦，把我家都淹啦！我蓦地记起没关水龙头，扑上楼去开门，床边的拖鞋已漂浮在门口。先去关水龙头，再抢救放在地板上的东西，纸盒子里的挂面泡涨了，那把古琴水进了琴壳，我心想完了完了，书稿完了，跑到屋角，书稿却好好的，水是离书稿仅一指远竟没有淹到！我连叫着：爷呀，爷呀！那位司机也是跟了我来帮忙清理水灾的，他简直是目瞪口呆，说：“水不淹书稿？！”我说：“可能是屋角地势高吧。”司机说：“这是地板，再高能高到哪儿去？”事后，我也觉得惊奇，不久四川一家杂志的编辑来约稿，我说起这件事，她让我写成小文章，要在他们杂志上。但他们杂志在已排好了版后又抽下了，来信说怕犯错误，让我谅解。我怎能不谅解呢？也估摸这个小文章永远发表不了，索性连原稿也没有要回。一年后，我从那间房子里搬走了，但那间房子时时就在我梦里，水不淹书稿的事记得真真切切。

昨天，我和女儿又去了一趟西北大学，路过了那座楼。楼是旧了，周围的环境也面目全非。问起三单元五层房间的主人，旁人说你走后住了一个教授，那个教授也已搬走了，现在住的是另一个教授。但楼前的三棵槐树还在，三棵槐树几乎没长，树上落着一只鸟，鸟在唱着。我说：“唱得好！”女儿说：“你能听懂？”我说：“我也听不懂，但听着好听。”

2004年1月1日

《贾平凹长篇系列》序

这一套书收编了除《废都》和新写的《秦腔》外，它囊括了我此前所有的长篇。这些长篇在当初出版后，虽分别有过无数的再版，但非常零杂，以至于书市上没货而盗版者乘虚而入，所以当广州出版社提出重新集中出版，我是同意了。

现在的中国仍然是浮躁不堪，这当然包括我们的写作和出版。写作的土壤在严重地影响着作品之花，而出版社也是猴子扳玉米，扳一个夹在胳膊下再去扳另一个，扳了另一个胳膊下的第一个又丢掉了，一畦地扳过去，胳膊下只夹着一个玉米。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尴尬。但是，当广州出版社决定一次性重新再版这些作品，我却惶恐了。与其说这是对广州出版社的一次考验，也是对读者的一次考验，更是对我的一次最大的考验吧。现在是夏天，六月六晒丝绸，我的作品不是丝绸，但穷人家的粗布袄、烂套子也晒晒这大红日头。

编这套书需要我提供最早的版本，我寻找时才发现一些版本已经找不着了，费了好大劲，在一些朋友家的书架上找齐了，我立即给编辑寄去，并附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是茅草，让风来侧伏了我；如果我是高木，让凝霜来吹我。

现在，这套书面对了我的读者，我想起了一首老歌，其中一句

真像我的心情,词是: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2004 年 3 月 27 日

吃 面

陕西多面食，耀县有一种，叫盐汤面，以盐为重，用十几种大料熬调料汤，不下菜，不用醋，辣子放汪，再漂几片豆腐，吃起来特别有味。盐汤面是耀县人的早饭，一下了炕，口就寡，需要吃这种面，要是不吃，一天身上就没力气。在县城里的早晨，县政府的人和背街小巷的人都往正街去，正街上隔百十米就有一家面馆，都不装修，里边摆两三张桌子，门口支了案板和大环锅，热气白花花的像生了云雾。掌柜的一边吹气一边捞面，也不吆喝，特别长的木筷子在碗沿上一敲，就递了过去。排着长队的人，前头的接了碗走开，后头的跟上再接碗，也都不说话，一人一个大海碗，蹴在街面上吃，吃得一声价儿响。吃毕了，碗也就地放了，掌柜的婆娘来收碗，顺手把一张餐纸给了吃客，吃客就擦嘴，说：“滋润！”

这情景十多年前我见过。那时候，我在县城北的桃曲坡水库写小说，耀县的朋友说请我吃改样饭，我从库上下来吃了一次，从此就害上了瘾。在桃曲坡水库待了四十天，总共下库去吃过六次，水库到县城七八里路，要下一面塬坡，我都是步行去的，吃上两碗。一次，返回走到半坡，肚子又饿了，再去县城吃，一天里吃了两次。

后来回到西安，离耀县远了，就再没吃过盐汤面。西安的大饭店多，豪华的宴席也赴了不少，但那都是应酬，要敬酒，要说话，吃